

此心歌处情深意长

——读陈民宪歌词作品



陈民宪近影 (黄友平 摄)

应忆航

我印象中的陈民宪是“多栖”的角色，除早年当知青时在内蒙古呆过几年，回家乡后便进市机关工作，曾分别任过市文化、旅游部门的领导。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创作会上，他发言，表达观点简洁、准确，又不乏诗意，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要核，其儒雅的仪表、活跃的思维和炯炯有神的目光很有吸引力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如果用个比喻，他本身就是一张文化名片，亲和，亮丽，属于这座芳华独具、韵味独特的滨海城市。这位地道的阿拉宁波人，对生活的家园有着一份近于痴情的眷恋；作为宁波文化、旅游事业的管理者、组织者和推动者，他在任上可说是不遗余力，倾情投入，每一项工作都力求完美。

词作家，则是他低调持守的另一个角色。

他一直保持着读书、思考和写作的习惯。写歌于他，与功利、名分无关，与内心的追求有关，当他选择以歌唱的方式，与这座深爱的城市进行精神对话、情感交流时，故乡便在海风劲吹中转过柔软身段，赴一场心灵之约，这是一种美丽的遇见，也是一种植根于大地的自然抒写，灵感的火花由此而闪烁不灭。他创

作了一大批堪称优秀的歌词作品，生动讲述着一个个温暖感人的宁波故事，传递着这座城市美丽的心跳。

当我读《此心歌处》音乐会演唱的歌词，更印证了这种想法。

这是一组献给故乡的恋歌与颂歌，十五首单独成章的歌，诠释了个母题。他把对故乡的热爱与赞美，变成了或温情脉脉或明媚透亮或大气磅礴的歌唱。音色各异的旋律集合在一起，演绎出一部大气恢宏的交响诗。

对素材、意象的精心选择，使这组作品充满了创意，更为立体、丰富与多姿多彩，儿时稔熟的风情人物、令人缅怀的历史风景，以及发生在伟大变革时代中的宁波故事；那上学走过的古老灵桥，那书香馥郁的天一阁，那儒林留芳的乡贤王阳明，那“交关赞”的木匠哥和裁缝郎，那古韵悠远的上林湖青瓷和海上丝绸之路，那村边飘香的樟树和山间紫红的杨梅，那羁旅的归雁和蝶飞的爱情传说，那跨越天堑的彩虹和蔚蓝色的大海，那岁月流不尽的乡愁和安顿我们梦想的吉祥港湾……此心歌处，乐声悠扬。我们无需去远方寻诗，因为光芒的故乡就在我的身旁！

陈民宪歌词有自己的语调和音色，视角切入新颖独到，情感抒发亲切率真，形象感受敏锐精

微，遣词造句流畅灵动，音乐处理丝丝入扣，较好地体现出他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种明朗朴素的风格，明快，清秀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哲理元素。

系深情于笔端，他深谙词由心生，犹如天赐的阳光照亮每个句子，歌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就是一个儿女，在歌唱自己挚爱的风物、亲人和家园。让人们相信，世上最美好的东西，不是物质打造的，而是心灵创造的；世上最动听的声音，一定是属于故乡和亲人的。

譬如，他写桥：“一座桥、两座桥，五座十座一百座桥；故乡的大桥水佬佬，鼎鼎有名是灵桥。爷爷对我讲起你神奇的故事，妈妈为我唱起你古老的歌谣，你是我心里一弯最美的微笑，你伴随着我成长是我的骄傲……”（见《故乡的灵桥》）；写特色小镇：“找你找了这么久，来了就不想走，小镇的空气有点甜，我喜欢这样的时光慢慢悠悠……”（见《找你找了这么久》）；写依恋的海：“我知道我的生命来自海，我明白我的世界在这里存在，闭上眼睛倾听海的呼吸，这一刻漂泊的心会静下来”；“我知道我的深情依恋着海，我明白我的梦想与大海同在，极目远眺望见海的彼岸，这一天我许下的愿就不再摇

摆……”（见《我的海》）。而《吉祥的港湾》一词，可视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，从历史深处点染而来，强烈的画面感，深远的意境，结尾的排比句气势开阔，将沧海变幻与潮起潮落间、一座东方大港神采飞扬的从容气度表现得尤为出彩。这种身心俱到的在场感，含情盈泪的文字，是需要有一颗慧心去发现、提炼的。

人说“歌词是美文学”，但有些作者剑走偏锋，或以新奇古怪神曲吸人眼球，或以风花雪月梦中快感，或为掩饰情感的贫乏苍白，舍本逐末，玩弄晦涩意象，在修辞上繁复跳跃，把词搞得矫情华丽，并以此为时尚。其实，以短小写深刻，以朴素求雅致，用平常语说情话，是优秀词作家追求的一种境界。

在这个迷恋速度与欲望的时代，陈民宪保持着自己的定力，将根扎在人民生活之中，扎在真善美追求之中，让作品传递出心中美好的愿望，闪烁出人格的光芒。他的歌词注重句式和文字的简练，质朴，干净，秀美，在构思中善于选一个角度巧妙切入，从容叙述中蔓延想象，一步步完成主题的升华，不刻意停留在字句上，而讲究一种整体上的气韵贯穿。在表达上他偏爱平白畅晓的日常语，文字间没有胭脂气，平凡与清新之中，常有奇思之妙；有时看似清澈如流，细细品味便有浓浓的情思如春风荡漾。如《蓝色天堂》一词：“……海像天一样蓝，天像海一样蓝，海天一色，海天相连，那是湛蓝湛蓝的容颜，蓝是童年的笑脸，蓝是青春的浪漫，蓝是多少次的梦幻，我永远和你相拥相恋……啊，蓝色天堂，我心的港湾，每一朵浪花是一声呼唤，每一抹蔚蓝是一种期盼，每一片云帆都托起希望，我愿守在你的身边。”他在歌词与音乐结合上细致入微，留心为曲让出空间，有很强的旋律节奏感，善于从民歌民谣中汲取养分，运用方言、衬词来强化音乐性和地域特色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兼职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的陈民宪，为不辜负这一片生养他的土地，以更宽广、包容的心怀及接地气的举措，默默守护着宁波的音乐事业，在汹涌席卷的经济大潮之中，一直在为提升这个城市的“时尚与品质”努力着。他有一个梦想，让宁波成为中国的“音乐之城”。宁波应该是既有底气、也有锐气的！因为有一群杰出的音乐人，如大提琴家马友友、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、创作《采茶舞曲》的周大风们，共同铸就了这座城市的荣光。陈民宪相信，音乐使城市更加灵动，更富有想象力，一座城市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的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、浙江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）

鉴赏与收藏

刘海粟(1897-1994)
江苏常州人,名涅槃,字秀芳,号海翁。近代杰出书画家,美术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、奠基者,为现代中国十大画家之一。



刘海粟先生

大胸怀 大境界 ——赏读刘海粟书法

方向前

“九州方擒虎，东亚正飞龙”，2017年3月，嘉德四季拍卖，刘海粟的书法作品以149.5万元在北京国际饭店落槌。此件作品气势宏大，真气弥漫，为海翁1978年所作，这也是刘海粟创作的尺幅最大书作，当然也成了迄今为止拍卖市场上刘海粟书法的最高价。

刘海粟为二十世纪绘画大师，名声显赫。他书法造诣精深，但鲜为人知。品读海翁书法，有拔山扛鼎、气势宏阔之气，同时又具天矫苍劲，法度谨严，融碑石篆隶之韵味。

刘海粟书法受碑学影响极大。年轻时，就拜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为师，而康有为乃是“碑学”书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。从书法审美上讲，碑派书风追求质朴、雄强、厚重、豪放之美，与“优美”的帖学相比较，碑派属“壮美”一路。“碑”也称“刻石”，已出土的墓志、造像、摩崖石刻、墓碑、石碑等均属碑学。近代学者梁启超在《饮冰室文集》中写道：“南帖为圆笔之宗，北碑为方笔之祖。健雄浑厚、俊俏方整，北派之长也。”康有为在传授书法时强调：“学书应从钟鼎、石鼓入手”。他的一整套尊北碑、重形变、强力度的书学观念，影响了刘海粟书法的实践和理论。

自1921年康有为收刘海粟为徒始，刘海粟遍临《散氏盘》《毛公鼎》《石门铭》《石门颂》等篆隶名碑，对篆隶的笔法、字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，同时又注重碑与帖的融合，吸收苏轼、黄庭坚、张旭、怀素等帖学大家的书法韵姿与趣味，为其雄浑、宽博的书风奠定了基础。

1982年，87岁的刘海粟九上黄山，为安徽歙砚厂创作了蔡襄的诗：“玉质纯苍理致精，锋芒都尽墨无声，相如闻道还持去，肯要秦人十五城。”通览作品，气格高古，笔势恢宏，具有厚重苍茫之气。作品中隐约可见古篆、汉隶、魏碑的痕迹，碑味极浓，同时融入了颜字书法的开张、雄浑及庄重之体势。书法是线条艺术，线条的节奏、力度、厚度，丰富了书法的内在语言。海翁注重对线条的锤炼，从汉隶中吸取线条的丰富性，从北魏书法中吸取字形的变化和趣味，又从篆书中借鉴传统的“古味”和“字法”，通过抽象的线条，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展现书法的独特个性。从作品的书体看，此作为行草作品，除“无声”“如闻”“还”“秦”“城”等

字为草法外，其余都为行书写法。可以看出，书家在运笔节奏上缓慢而稳重，笔笔到位，字字用心，有较多的篆隶意味，线条如屋漏痕。整件作品大部分字字独立，但形断意连，有二组三字相连的节律，形成牵丝，通篇看，断连结合，轻重交替，正斜相倚，大小相衬。尤其在墨色上，作者别有用心，但又自然天成，毫无造作之感。浓、淡、枯、燥、润、湿，随笔势交替变化，前后、左右、上下形成呼应，全篇之墨色，浑然一体，可谓“道法自然”“无意于佳乃佳”。

赏读刘海粟先生的书法，绕不过他的腹中诗书。宋代著名书家黄庭坚说：“予谓东坡书，学问文章之气，郁郁芊芊，发于笔墨之间，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。”自古以来，文人多能书法，书家亦为文人，书法与学问密不可分。当年刘海粟拜康有为为师时，不仅向老师讨教书法，康有为也教他习古文，作诗词。文学修养滋养了刘海粟的书画艺术，他的书法具有文人氣息与书卷气质。书法自然也有了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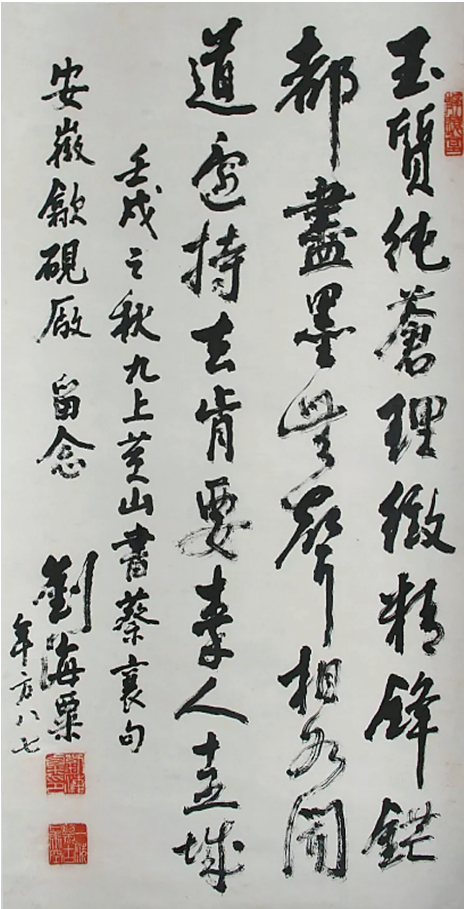
高的格调。清学者邹方锜在《论书十则》中说：“书法要脱俗，古人谓诸病可医，唯俗不可医。然须知所以能去俗者，不在伸纸落墨时也。世有识者，当自悟之。”此与“当代草圣”林散之的观点契合：“字有百病，唯俗病难医，多读书方能医俗。”从刘海粟的书法中，我们感受到其碑学书法的壮美，不但来自他的性格气质，同时也源于他的腹中诗书，其诗文的豪迈、大气，一如其书法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气度。如他在九上黄山所作《画天都峰自题》诗：“九上黄山绝顶人，纵横古今感微尘，笑煞天都峰嶂客，人间咫尺数烟云。”豪气万丈，令人振奋。

刘海粟在画上书写题记，应为一绝。他知道自己书法不弱，所以敢在画上洋洋洒洒地长题。古人有“书画同源”之词，也有“诗书画印”一说，书画不分家。一些画家画到最后难成气候，很大程度上是“伤”在书法上。历来敢在画上“长题”的画家不多，在近现代画家中，吴昌硕、张大千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潘天寿等都为画中题记高手。海翁曾告诫后学者：“画家要多练几种字体，以适应不同画面需要，不要死抱一体不变。”刘海粟在世时名气大，求其题写招牌的很多，为此全国各地都能见到他写的匾额和招牌，如南京的“玄武饭店”“金陵饭店”等等。

近年来，艺术市场有一种现象：越工细、精到的名家之作，越受藏家追捧，刘海粟这路大刀阔斧，泼墨泼彩的风格却受冷落。究其原因，除藏家在审美上喜好工细精到作品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，或许是刘海粟至今仍是一位有争议的家，不但许多外行人看不懂其作品，连有些内行人也觉得困惑。另外，由于他在世时巨大的影响力，索求书画作品的人众多，留下了大量应酬之作，这也影响了他作品的市场表现。

2010年朵云轩秋季拍卖“廖天楼专场”，刘海粟为“廖天楼”所题三字，尺寸210×64.5cm，行书，1980年作，起拍15万元，44.8万元落槌。2011年朵云轩秋拍，为海翁95岁所书，横披46.5×91cm，书“康乐生平”四字，4万元起拍，6.9万元成交。

刘海粟是一位学贯中西、艺通古今的大画家，记得著名作家柯灵这样写道：“治白话文学史，不能无胡适、陈独秀；治新文学史，不能无鲁迅；治新电影史，不能无夏衍；治新美术史，不能无刘海粟。”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重要的奠基人，其大气磅礴的书法，在中国近代史书法史上，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。



刘海粟书法作品 (方向前 供图)

名侦探心中的法律和正义



清 宸

“法律也许有迟到的时候，但它永远不会缺席”，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两句话。是的，人们尊重法律，相信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下，才能安居乐业。然而在英国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笔下，并没有让一切公正的结果都和法律重合，她用人性的难题来考验读者。近日，根据阿婆名作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改编的同名电影隆重上映，再一次将法律和正义彼此错位的难题摆在了观众面前，也搁在了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利时小个子侦探——赫尔克里·波洛面前。

作为一个推理迷，笔者看过四个版本的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影视剧作品：1974年的经典版；2010年的大卫·苏切特版（大卫·苏切特先生另外

拍摄过整套十三季的“波洛探案系列”电视剧）；日本导演河野圭太执导版。就我个人的观点：1974年和2010年两部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拍得更为精彩。前者，巨星云集，是一场罕见的视觉盛宴。后者中大卫·苏切特饰演的波洛最符合原著中那“脑门剃得跟鸡蛋一样光滑，翘着两撇小胡子，微微含胸，眼神机警，挺着大肚子的绅士”形象。2010年版中，一向喜乐、幽默的波洛于揭开案件真相之际，颓然无奈地放走了所有的人，独自走向风雪深处，背影中那份无边的落寞甚为震撼人心……就此次新版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的演员阵容而言，也可谓群英荟萃：包括两位奥斯卡奖得主，四位奥斯卡表演奖提名者。但该片导演兼主演——饰演波洛的肯尼斯·布拉纳，外形酷似美国作家海明威，由他扮演波洛，实在有些勉为其难。所幸该版有着坚实严谨的剧本，精致大气的画面，合理紧凑的节奏，尤其在结尾部分，人物台词中迸发出了强大的人性拷问力量！

影片中，恶棍雷切特被杀，波洛按图索骥的过程拍得中规中矩，无功无过。剧情一直到波洛听取所有证词，发现

其间谎言迭生、愤怒彻底爆发的那一刻才“渐入佳境”。因为最主要的矛盾被激发出来了。在这样漫天风雪、酷寒难当，且要行经多处危险、偏僻之地的东方快车上，为什么会照照攘攘地“客满”？为什么在每一个被询问的乘客脸上你都能看到虚实变幻的表情，听到真伪难辨的言辞，唯独跟他们提到“阿姆斯特朗家惨案”时，这些人才会露出压抑不住的愤怒？教授、女佣、公主、医生、传教士……貌似毫不相关的他们身上有诸多诡异之处。这明显是一场有预谋的、赤裸裸的谋杀，可一旦波洛将嫌疑的目光落在某个人头上，一定会有另一人站出来，义正词严地为其作出“不在场证明”——所有乘客都在自证清白的同时，力证着旁人的清白，这对富有探案经验的波洛来说实在是个考验！

波洛在风雪中的陈词将全片推向高潮。他表达了对善良之人联合起来施行谋杀一事上的无限愤慨。波洛的痛苦源于他内心对法律的崇敬和维护，而这起案件却又让他深陷公平、正义、道德、法律的多重夹缝中。一方面，他承认死者雷切特是个人渣，是他酿成了阿姆斯特朗家的惨案，而且由于法

律没能及时惩治罪犯，导致多位无辜者殒命。可另一方面，波洛又极其痛恨眼前这种手段残忍、血腥弥漫的私力救济。他分明看到了最为可怕的现象：当人心不再信赖法律公正的时候，一切都将失范、失序……

看过原著的朋友，一定记得，阿婆小说的结尾还是比较利索的。但在影片中，导演加重了对人性主题的挖掘、对善恶分野的辨析，并通过波洛最后的暴怒引发观众对案件内蕴深意的思考。结案之后，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真正的解脱、释怀。虽然波洛最后勉强地选择这些人依然是“乘客”而非“犯人”，可他掷地有声地抛下了一句话：如果你们的良心能够得到安宁的话……言下之意：毕竟这是一场谋杀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借着“对方是恶人”的名义，肆意进行屠戮的话，这个世界岂不走向疯狂？当昔日的受害者以动用“私刑”的方式去惩治法律的漏网之鱼，他们自己也就变成了刽子手。诚然，我们这个世界的确很难寻找到法律和正义之间那个精确的平衡点，可这并不是选择以暴制暴的理由，这是大侦探波洛内心的想法，也应该是我们的。